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五

吳　沈欽韓撰

刑法志一

夫人宵天地之貌

淮南要略攬取撟掇浸想宵類高誘注宵物似也類象也

羣而不足爭心將作

愼子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

注　涿鹿在彭城內

水經注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魏土

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羅苹路史注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代弗知也嬀州懷戎乃故涿鹿縣有涿鹿山阪泉蚩尤城世士以爲帝邦在是而世紀遂疑土谷當名彭城非也按涿鹿有三又有督濁二音土谷本蚩尤之居而彭城乃黃帝之都耳

是謂乘馬之法

小司徒注九夫爲井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三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

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又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云井十爲通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士一人謂甲士徒二人謂步卒三十家出三人一成之內有十通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涂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亦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鄭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爲終者爲同方百里之內千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行之一別十成言十成爲終遂同一畔終頭而言取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凡出車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地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玆以鄭所引與此志不同循

疏意云則以爲通成之名據井田大數邱甸之等據實出稅而言理當是也 其管子之制則又不同乘馬篇云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五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一乘四馬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乘當爲馬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則管子所云方六里者其八里之訛歟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

論語集解馬融云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疏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

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七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道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鄉割方百里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

魯頌正義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按魯以大勳勞封異他國不得引坊記文爲證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

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小司徒凡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所以必有二法聖王治國安不忘危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李衞公問對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百人日卒五十人日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

人多分爲三隊章如愚山堂肆考曰司徒之可任者如
此其多司馬法之出車徒如彼其少盡古人之用兵不
盡用之小司徒亦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
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
邱兵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不下三男子
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作按尺籍可得三十
萬衆故爲大州是
皆以實數調發

至魯成公作邱甲

按師古前說襲杜預後說本穀梁何休注同穀梁皆非也顧炎
武左傳補正曰周制四邱爲甸甸旁加一里爲成成出長
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不及
一甲今邱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邱
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衰者乃得免爲民

通考易氏曰光武紀注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以爲輕車騎上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尋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制則一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章如愚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

內增七校

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又掌西域不領兵故但云七校晉灼言胡騎不常置故七此是在後之制非武帝制晉灼非也

鞭朴不可弛於家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語見呂覽蕩兵篇

則威之所制者廣

以上語出文子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按此則肉刑之制非始於禹乃後王之法耳紀年帝芬

三十六年作圜土

作湯刑

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

君子出絲二衞呂覽孝行篇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

不孝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作九刑

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晏子諫篇三辟著於國左傳正義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
陵夷至於戰國
唐律注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盜法今賊盜律是也賊法今詐僞律是也囚法今斷獄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是也雜法今雜律是也具法今名例律是

也魏用漢律改漢具律爲刑名第一晉命賈充等增損
漢魏律爲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爲法例律至北齊
併刑名法例爲名例律後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齊更爲名
例唐因於隋相承不改

秦用商鞅

魏書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唐律疏議商
鞅傳授改法爲律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是魏猶仍李悝名法經也

連相坐之法

史記衛鞅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

造參夷之誅

新序一曰臨渭論囚刑七百餘夫渭水盡赤

作律九章

晉書刑法志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條益事律興廏戸三篇合爲九篇魏明帝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之少故也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

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唐律疏議詐僞律者魏分賊律爲之與此異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導辭故分爲告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唐律疏議斷獄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至北齊與捕律相合更名捕斷律至後周復爲斷獄又鬭訟律者首論鬭毆之科次言告訟之事從秦漢至晉未有此篇至後魏太和年分

[illegible]訟律爲[illegible]訟律北齊以訟[illegible]訊之名[illegible]訟律至今不改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有劾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少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

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警事
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爲警事律盜有還贓畀主
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
以爲贖償律律之初制本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作監
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
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
復分別而免坐繁多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
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
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
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晉文帝爲晉王令賈充鄭沖荀顗

等十四人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例爲刑名法例辨囚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衞宮違制唐律疏議衞禁律者秦漢末有此篇晉賈充等酌漢魏之律隨事增損創制此篇名爲宮衞律至北齊將關禁附之更名禁衞律隋開皇改爲衞禁律按漢有關入宮殿及財物關出邊關之法是九章律所有但未在何篇耳擇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條唐律疏議蕭何爲興律魏以擅事附之名爲擅興律晉復去擅爲興至高齊爲興擅律隋開皇改爲擅興律廢庫律魏以廢事散入諸篇晉以牧事合之名爲廢牧律自宋及梁復名廢律後魏太和年名牧產律至正始年復名廢牧律隋開皇以庫事附之更名廢庫律戶婚律後周皆名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爲婚戶律隋開王以戶在婚前改爲戶婚律次職制之下隋書刑法天監元年濟陽蔡法度爲梁律與尚書令王亮等參

議斷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衞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廏牧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北齊河淸三年尙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衞三曰婚戶四曰擅五曰違制六曰詐僞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廏牧十二曰雜周保定三年撰就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曰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衞宮十市廛十一

闘競十二刼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關律十七諸侯十八廄牧十九雜犯二十詐僞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

隋高祖又置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義十內亂開皇三年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定留惟五百條凡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興七盜賊八闘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舊唐貞觀二年房元齡等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篇目次第與隋同永徽三年詔律學未有定疏宜廣

召解律八條義疏奏聞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參撰律疏成三十卷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等又刪輯成律疏三十卷宋史刑法志宋因唐律令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二門元史刑法志有名例衞禁職制祭令學規軍律食貨大惡姦非盜賊詐僞訴訟鬬毆殺傷禁令雜犯捕亡又有恤刑平反諸條明志洪武六年詔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二十二年改名例律冠於篇首爲卷凡三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職制十五條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戶役十五條田宅十一條昏姻十八條倉庫二十四條課程十九條錢債二條市廛五條禮律二卷祭祀六條議制二十條兵律五卷宮衞十九條軍政二十條關津七條廄牧十一條郵驛十八條刑律

十一卷盜賊二十八條人命二十條鬭毆二十二條罵詈八條訴訟十二條受贓十一條詐偽十二條犯姦十條雜犯十一條捕亡八條斷獄二十九條 工律二卷營造九條河防四條

告訐之俗易

論語集解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師古所解本說文解字謂包說爲長

齊太倉令湻于公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姓湻于名意

齊中皆稱其廉平

說苑政理篇孔子曰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

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

愼子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

以艾韠爲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文選注引墨子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注以釱左右止代刖

說文釱脛鉗也魏書志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釱左右止者易以斗械

髡鉗

御覽六百四十四晉律曰鉗重二斤翹長一尺五寸

當斬右止者

唐律疏議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爲斷趾貞觀元年奉制改爲加役流舊唐志太宗即位戴胄魏徵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

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房玄齡等建議以爲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爲死杖徒流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爲六刑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

及吏坐受賕枉法

唐律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

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

唐律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加凡盜二等三十疋絞

及有罪耐以上

隋志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技能而作使之也北齊律三曰刑罪卽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左校

笞三百曰二百

隋志梁制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隋令訊囚不得過二百唐律疏議令律之果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

其定箠令

舊唐志太宗制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

頭徑三分之二釐小頭二分之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其栲囚不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唐律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贖自銅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贖自銅六斤至十斤宋史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

十臀杖十三凡笞刑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臀杖九下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元史刑法志凡七十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大德閒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按若以笞刑例之則一百當爲七十

當笞者笞臀

通典貞觀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

作見知故縱

唐律諸知謀反及大逆者密告隨近官司不告者絞監當之官故縱者不給捕限即以其罪罪之按杜延年傳侍御史覆治

劾廷尉少府縱反者皆弃市

監臨部主之法

酷吏傳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後書陳忠傳疏宜糺令强盜爲上官若它郡縣不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增舊科以防來事自　唐律諸部內有一人爲盜及容止盜者里正笞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笞三十四人加一等州隨所管縣多少通計爲罪各罪止徒二年强盜者各加一等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晉志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今遣廷史與郡鞠獄

御覽六百四十三 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選于定國為廷尉

魏書志于定國為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決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

東觀記梁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

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

人者減死一等後書梁統傳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

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

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

按坐者核其輕重減本人一等二等也收者無少長皆

弃市也隋志梁律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之父子

同產男無少長皆弃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弃市者同

補奚官爲奴婢

一曰議親

唐律注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

二曰議故

唐疏議謂宿得侍見特蒙接遇歷久者

三曰議賢

周官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

說文罷遣有罪也從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而貰遣之

五曰議功

疏議謂能斬將搴旗摧鋒萬里或率衆歸化寧濟一時

匡救艱難銘功太常者

六曰議貴

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

疏議謂大將吏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遠思絶域經涉

險難者

一曰弗識

鄭注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

按迷失闌入宮殿亦是唐衞禁例不覺及迷誤者上請

二曰過失

鄭注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唐律注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共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屬皆是

三曰遺亡

鄭注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按遺失官物於道及將官物臨時擕取爲人所擕皆是

傷所當比律令以聞

唐律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明輕疏議依賊盜律夜無故入人家主人登時殺者勿論假有折傷灼然不坐又條盜緦麻以上財物節級減凡盜之罪若犯詐

欺及坐贓之類在律雖無減文盜罪尚得減科餘犯明從減法此並舉重明輕之類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依賊盜律謀殺期親尊長皆斬無已殺已傷之文如有殺傷者舉始謀是輕尚得死罪殺及謀而已傷是重明從皆斬又例云毆告大功尊長小功尊屬不得以蔭論若有毆告期親尊長舉大功是輕期親是重亦不得用蔭是舉輕明重之類稱準枉法論準盜論之類罪止流三千里但準其罪皆止準其罪亦不同真犯稱以枉法論及以導論之類皆與真犯同戶婚律云里正及官司妄脫漏增減以出入課役贓重入已者以枉法論又條非法擅賦斂入私者以枉法論賊盜律云貿易官物計所利以盜論其以故殺傷以鬬殺及以姦論等亦與真犯同

通考唐制天下疑獄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眾議之韓退之有駁復讐議錄可為法者送祕書省諸制敕斷罪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後比若輒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

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

者得爲異議不得過三

當鞫繫者頌繫之

隋志梁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二千石已下非檻徵者並頌繫之御覽六百四十三

晉令曰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饌獄卒爲溫煖傳致

天下獄二千餘所

據地理志凡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七十八續漢志云孝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漢舊儀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班氏所言大略

攷文耳

獄犴不平之所致也

服虔說本韓詩釋文云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風俗通犴司空也按司空卽圜土之類說文一說豻野犬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孔叢論刑篇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

防深治乎本

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孔叢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齊棺者欲歲之疫

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通典丁謐論曰堯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呂刑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禹

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違則兇頑固可知矣

湯武之王獨將義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皆可募行肉刑

魏陳羣議全本此

漢書疏證卷十五

浙江書局刊

楊振鏞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

漢書疏證卷十六

吳　沈欽韓撰

食貨志

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

通典食貨門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路史注黃帝井法井一爲隣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

農民戶人已受田

戶下脫一字載師注引此志有

亦以口受田如比

載師注引志文疏云引之者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一廛田百畝餘畊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鄉大夫注云有夫有婦乃成家隋志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通典云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

士工商家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載師注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

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鄭謂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定受田者三百萬家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

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疏云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士既有祿沾及子弟工商比農民爲賤故其家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

各以肥磽多少爲差

襄廿五年傳正義引賈逵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

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淯鹵之地淯鹹也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稻人職疆檃用蕢鄭云疆堅也此疆字亦同謂非疆卽潦杜云疆界謬九夫爲藪五藪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

有賦有稅

晉書食貨志魏武平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按畝輸粟卽稅也計戶調絹卽賦也自晉至隋並然隋志北齊民夫受田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自曹操重斂至隋

丈減絹爲二丈唐志丁男給田一頃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按鄉土或產綾如定州杭州之類或絹或絁或納二丈新唐志不知分別并言布絹綿麻疑誤後學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通典云其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壯當二匹冊府元龜五百六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稅天下地畝青苗錢永泰二年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還得錢四百九拾萬貫初以常賦不充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錢貧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按此是稅錢之始也唐志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略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

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以大歷十四年墾數爲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楊炎傳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寬仁爲理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戶寖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是隱課不出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彫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爲姦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署置倖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

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愁書血讎親愛句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爲僧以乞役免貧人無所食則丁存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三十年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冊府四百八十八三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道悉如淮南又虢州青苗錢至獻徵七十貞元十二年刺史崔衍上其事表辭切直乃有詔減虢州青苗錢按此則定兩稅後青苗錢仍未除也通考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陸贄齊抗皆上疏論其弊至宋承唐季五代之弊其取民者加酷矣兩稅之外有身丁錢通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廣西郡縣貧薄凡

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所納謂之掛丁錢大抵丁錢多僞國所創余嘗謂唐之庸錢己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而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民安得不困乎閩浙湖廣丁錢在國初歲爲四十五萬緡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嘗除之後又復

蠶鹽錢

冊府四百八十八明宗初爲監國下教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頃畝其百姓合散蠶鹽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又四百九十四晉高祖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戶食鹽錢上戶千文下戶二百分爲五等時亦便之至少帝時掌賦者欲增財利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總其興販歸利於官也其後鹽禁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爲弊焉通考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蠶鹽鳴零非民所願乃罷之第令輸錢馬氏按授人以鹽而徵

其錢謂之蠶鹽行之京東諸路免鹽之榷而均諸稅謂之兩稅鹽稅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己納而禁榷再行誤以二者爲經常之賦也

榷酒錢

宋史食貨志兩浙舊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額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仍榷酒罷納所均錢投業適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曰溫州平陽縣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錢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飲戶霸樵雇薪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算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此則又均配民戶也

麴腳錢

吳曾能改齋漫錄令之秋苗有麴腳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後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卻許自賣時移事變麴錢之領遂爲定制而民間則禁私酤矣

折帛錢

通考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運副

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一十七萬疋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以助國用東南折帛錢自此始四年令浙江民戶悉納折帛錢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匹為六千兩浙七千馬氏日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宋志大觀初州縣和買有以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期輸紬絹六疋有加至四五百疋興仁府萬延嗣戶業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疋乃令減半均之按此則按戶抑配其多如是

頭子錢

通考開寶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宋志兩浙和買并稅紬絹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利錢四十

月茶錢

宋志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料茶七千餘緡通考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又有茶磨錢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赴官請買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千萬商旅病焉

印契錢

通考稅契始於東晉歷代相承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限兩月違者依漏稅法又州縣以人戶

物力科配空給空給印紙名爲預借契錢孝宗時以臣僚言禁止之宋史志紹興末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議從本所措置物一收以供軍用凡嫁資遺囑民間葬地皆令投契納稅一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緡

免夫錢

宋志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大觀中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之直定爲永法及宣和末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役非假諸民力其克有濟諭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因是而起

免役錢

宋志慶曆中王逵爲荊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美餘熙寧二年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既戶均取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謂之免役寬剩錢添給吏人餐錢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民輸錢多者一錢戶至三百千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之類皆計取以供費元豐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

緡錢五百五萬九千緞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
十七役錢數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元祐八年三省言役
法尚未執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賸錢百姓何
有不便詔復免役法所敷寬賸錢不過一分崇寧元年
向耆者言民戶既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長
催税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建炎初罷之官
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
幾廢保甲後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為總制窠名爲通
者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眾出田穀助役戶
輸充自是所在推行寖廣斂韓按蘇氏謂自楊炎定兩
税之後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故奈何復
斂取庸錢馬氏則云唐之所謂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
職之謂也然前代征戍土木之役民至破家亾身容暴
虐之世所遣或然若宋之衙前里長戶長等既準古庶
人在官者而承應之苦反比秦隋之酷乃至父自牍而
全其家子嫁母而免於役仁君賢相只知優假害吏而
於民癱曾不動心甚可怪也至聚斂之臣巧立六色名
目以恣措克則歲歲供輸家家拔納反不如閤年一輸
習猶可息肩鄉戶坊郭均諸破家此溫公所以力主
復舊也南渡以後并役其庸役之自若抑又甚矣

米

腳錢詳見後

免行錢

宋史志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進者以監論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昕言諸路收免行錢定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擅增稅賦法罪之按此謂配民戶雜買

布估錢

通考初成都崇慶府彭漢邛州永康軍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疋民甚便之後不復予錢至建炎三年宣撫司又分民間每疋輸估錢三引歲七十萬疋輸估錢二百萬引按此與和買綢絹同也

南渡後上供名目曰經總制錢

通考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言宣和末陳亨伯以東南用兵許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眾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免行錢減罷曹官役人錢鈔旁定帖錢院虞候充獄子重祿錢牛畜等息錢契白紙錢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分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葉適曰經制錢之始其所取止

於一二百萬其後戶部轉運使不計前後勸添窠名茶有秤頭節息油單壓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實勝得產有勸合典賣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載攙有麋費故酒之為井也錢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五十六而其取收之多至千七百萬貫

供軍供府者曰月椿錢

通考紹異二年韓世忠駐軍建康寀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郡之力一例均拋不肯取撥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己遍江東西之害尤甚江浙轉運趙汝愚上言臣詢訪民間利害獨諸縣措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頓多違法其大者則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脾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合出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略計本路月椿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

板帳錢

通考亦軍興所創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百里之寄銓曹見缺至無人願就所苦者不過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趁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安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贓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

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臟而課其入索到
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戶不候
駁貪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
債之雜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
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賕錢賒酒不至於公吏
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
合奮具令年之稅賦己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
未成而採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營下拳
錢之類不可徧舉亦不能徧知無非州郡利其能辨財
賦併若不闕一日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
免復備前例蓋其太重之額不減則亦別無他策而乞
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去其太甚立爲中制於是鎮江
府丹陽金壇兩縣一歲通減二千八百四十四貫平江
府常熟縣每年減一萬貫崑山吳江縣減三千貫自此
諸路有隱請
優減不一
若其賦稅橫征苛取又不勝計也
通考紹
興元年
江西湖南宣撫大使朱勝非言民間之病正稅外科斂
煩重稅米一斛有輸至五六斛稅錢一緡有輸及十八
緡私糴與正稅等而未嘗支錢他皆類此六年殿中侍
御史周秘言州縣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秋則撮

穀又有助軍米借牛租名色十餘往往取至四五分尤宗紹熙元年秘書監楊萬里上言民輸苗則以二斛輸一斛税絹則正絹外有和買而官未嘗驗直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税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數倍而又有月椿錢板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葉適應詔條奏曰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蓋取民之多未有過於宋者也

元史稱元之取民爲寛然各投下絲戶其私取無藝上亦不盡知也明食貨志丁有役田有租租以米麥爲本色銀鈔錢絹折納税糧者謂之折色嘉靖時有綱銀一串鈴諸法綱銀者舉民閒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易知而不繁猶網之有綱也一串鈴則移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

色銀矣其後東南被倭南畿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隆萬之世增額既如故又多無藝之征逋糧愈多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歷九年乃盡行之按宋志唐以來田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名品煩細並緣侵擾明道併入夏秋第分粗細二色即一條鞭之法宋已行之矣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没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諸桑田皆爲世業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

得賣過所足隋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隋高祖令丁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唐志武德七年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女戶按此卽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唐律疏議田令應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預校勘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校違法者一事有失笞四十按志言六十歸田者非也一夫受田其長男則爲永業矣苟非戶絕與遷徙不得還於公家也餘夫壯有室猶受百畝之田豈老者不得還授其子而官吏追入之乎魏齊以

下有還受之限者原以查荒招亡使定土著之籍公田
有限旣集其事則任其營生意非主乎養民也

用妨五穀

管子國軌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

收穫如寇盜之至

管子輕重戊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
落不穫之害也晏子內篇諫下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
有風雨作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後魏志魏初不立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

豪强徵斂倍於公賦太和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人彊謹者鄰長復一夫征戍里長二黨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一等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隋志隋高祖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黨長以相檢察李德林傳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不可共管一鄉通典唐以百戶爲里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

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其村正取白丁充通典景雲二年韓琬上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十八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通考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縣府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爲耆長凡民家之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國

初循舊制以衙前主官物其役尤煩縟神宗聞內藏庫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人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湻化五年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得冒名給役今循其制按此即今之輪產當役蓋自比鄰閭里教督民之職替至此爲病民之大端矣明代徙富戶於北京充廂長仍應本籍徭役其害亦如之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

三司使韓絳言向闔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自經而死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熙甯中行雇役法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宋兵志熙甯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儆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

盜殺人放火强姦略人傳習妖教傳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逃移死絶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五路以達於天下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都試騎步射及餘藝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最多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五年詔主戶保丁上番巡檢使十

日一更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正月各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元豐二年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閤門使狄諮兼提舉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

斗三石爲三等馬射七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戒械戰袍又具銀楪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馬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袞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建炎初罷保甲而督戶長役錢不復給又置十大保爲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

二年督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税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輸催納税租一税一督欠數者後科人催通考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謂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謂之白腳元史志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近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

凡爲長復其身不與科差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兵志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　明志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册以一百十戸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戸爲長餘百戸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爲册册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

於里有序而鄉有庠

李光地曰黨有庠州有序里則二十五家立小學所謂家有塾也按此舉漢法也平帝紀鄉曰庠聚曰序公羊

宣十五年傳注一里八十戸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校室郎塾也何休亦以漢法言之

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

里宰職以歲時合耦於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金石錄有都鄉正街彈碑洪氏隸釋以街爲衛右塾左塾郎漢街彈室也公羊傳注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公羊傳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

進業曰登

此謂農功畢上場論語新穀既升喪服注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久矣按注專言五穀成熟耳注皆謬

食人月一石半至石三十

按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注云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唐志爲大升三斗爲大斗三兩爲小兩合湯藥及冠冕則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以李悝說考之則戰國公量大巳倍半穀價亦倍於管子時士家徵云一石當今二升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半兩當今錢二枚

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

管子輕重丁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欲以東之賤而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

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二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若此則東西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唐志開元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饑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為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按官名和糴其弊不免於抑配開元時已申此令 冊府元龜五百二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制近邊不豈皆給實價如聞頃來積弊頗甚美利盡歸於主掌善價不及於村 或慮招以奉強家或廣儲以資遊客若不檢約弊何可除宜

委度支精擇官吏懿宗咸通七年勅同史官曰和糴之文累朝承弊太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右司員外判戶部姚康以分使和糴錢八萬貫其巡司李孚楊洵美各杖一百允中等悉配邊白居易元和時爲右拾遺上疏論和糴事其最當辭云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州和糴將收錢穀當利農夫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和糴是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殊不然但令府縣之官散配人戶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即被捉搦迫蹙鞭撻甚於賦稅和糴之名乃爲虛設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開場出錢自糴比於時價稍較饒利人若見利自然遠近爭來利害之閒可以比辨苟除前之弊行此之宜是貧得和糴利人之道也必不得已即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直納斛斗免合賦糴別納見錢在農人亦甚爲利況度支和糴多是雜色疋帛百姓多須轉賣至於給付不免侵平貿易不免查折若量折稅錢納斛斗既無錢糴粟米之費又無轉賣貝疋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臣久處村閭曾爲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視

疏遠賤微無因上達今幸居禁職列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諫獻況備詣此深知此弊若隱而不言上辜聖恩

宋史志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出內庫緡錢數十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熙甯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微細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其後經略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邊郡宜免餘十州可概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

二用八分為額隨戶色高下裁定勿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為助軍糧草按宋之和糴本為贍邊非主便農其弊也裁其價而抑配至呂惠卿之議行則於兩稅之外又白取一倍小人殃民如此 自熙寧以來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

坐倉者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 其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陝西行之

其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罷之

其俵糴王安石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力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

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賞罰其兌糴元祐二年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糴其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其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與公家爭糴卽官儲有乏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略使錢卽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口口費疏奏坐貶時以歲稔諸路推行均糴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戶輕重均糴明年荆湖南北均糴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

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紹定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糴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按此即白居易所言折糴

開阡陌商子算地篇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者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

朱氏阡陌辨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此恐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因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則遂溝洫澮亦皆

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甚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則病其人力之不盡地利之有遺是以盡開阡陌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决裂阡陌之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静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

急耕戰之賞

商子外内篇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强市利於農者富又慎法篇民之欲利者

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耕戰而後得其所樂又刑賞篇富貴之家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非歌謠者戰也

傾鄰國而雄諸侯

商子來民篇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卽山東之名無不西者矣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人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强兩成之效也

漕轉關東粟

隋志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乃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分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關內賴之通典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

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

須停留一月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

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

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

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

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

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僱河師水手更爲損費

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

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

口倉船從黃河不入洛水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

柏厓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都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卽數年之外倉廪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廪常有二三年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

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請於河口置倉即分入河洛官自顧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依此行用利便實深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淸縣置柏厓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

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漲漕送含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隱欺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通鑑二百二十六

劉晏為轉運使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原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沈溺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

授優勞官其人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用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羡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折舊志及晏傳事皆疎略新志與傳多割裂費解故不取

蘇文忠集論綱稍折欠利害奏狀咸通末有杜待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

卿者爲楊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通考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等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荊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眞楚

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旣而分調舟船泝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　又云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戸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乃用戸部尚書曾孝廣

之說立直達之法宋志孝廣言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眞楚州堰爲水牐自是東南金帛茶市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靡費與在路折閱動以數萬欲將六路上供斗斛並以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歉不代發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豈可歎也宋志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直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呂淙盧宗原均糴斛斗專備轉般元史志元都於燕京去江南極遠丞相伯

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餘萬石按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至仁宗延祐中乃有三百萬石之數亦歲有損矣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明史志自濟會通河元河渠志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於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以逾於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成賜名曰會通河明河渠志永樂九年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侍郎金純都督周長濬會通河元轉漕故道也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會通盡淤至是復之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

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揚臨淸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衞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餘萬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輸輸者不必供當年之支通數年以爲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按卽宋轉般之法權衡大計最爲便宜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宣德六年瑄言江南民運

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今民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爲兌運（如耗則例以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己而頗減耗米遠者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輸齎銀爲淇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多而支運少（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

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為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為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臨德二倉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耗矣按若慮朽腐自有以新易陳之法冊府四百八十四太和九年判度支王璠奏東渭橋北倉每年收貯漕運糙米十一萬石以備水旱今累年計貯三十萬石請以今年所運者換之自是三歲一換率以常則所貯不陳而耗蠹不作當時計臣智不出此眞木偶耳按漢所漕關東盡今河南山東之境無事江淮也令民輸送所謂外傜當亦節次分運但其制

無可考有護漕都尉官即宋之發運使隋志北齊人一牀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皆以貧富爲三梟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鎭者輸粟自唐以來民輸送交納又有耗米腳錢之弊冊府元龜五百二開元四年五月勅曰百姓皆有正條正租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近年以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糙米遠送交納仍勒百姓私出腳錢卽并正租一年兩度打腳顧男鬻女折舍賣田力極計窮遂卽逃竄勢不獲已情實可矜自今以後更不得以義倉間送其腳錢並以官

物充二十五年四月敕關輔庸調既寡蠶桑皆資菽粟
賤糶貴損費逾深又江淮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
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
貴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以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
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所在
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皆不通水舟宜折租
送絹以代關中調課按此則宋於四河運漕外陝西河
江淮之租皆輸至關中也

東川峽有支移他鄉之法為民害宋志河中府同華州
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對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賦則
軍食不足特詔量減支移慶歷中陝西河東用兵民賦
卒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錢民不能堪詔特蠲之元祐
時陝西轉運使呂大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脚錢十八御
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

一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分爲三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三百里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令民輸地里腳費斗爲錢五十六比元豐既當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紹興十六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奏減四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十七年又減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十五年減潼川府秋稅腳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腳錢十二萬緡兩川米腳錢四十萬緡

古之人曰至或受之寒

呂覽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則天下或受其寒矣亦見文子

旣聞耳矣

如湻云聞於天子之耳非也聞耳矣猶言報聞也竊覽之狀毫不動心僅聞之耳耳者且止之辭曹操謂耳非佳語卽此意

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墨翟七患篇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然而民不凍饑者其生財密用之節也管子權數篇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無饘賣子荀子王霸篇禹十年水湯七

年旱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旱皆與此異賈子新
篇禹有十年之畜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年之旱與此同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商子去强篇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國
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
有阡伯之得
師古解伯即陌隋志梁自破嶺以東八十爲伯名曰東
錢江郢已上七十爲伯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伯名
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

少至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冊府元龜四百八十四貞元四年詔曰中外給用除陌錢及闕官俸等錢貯戶部別庫以新唐志李泌以度支有兩稅錢鹽鐵使有筦榷錢可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闕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按新志雖載其原由兩條亦不分明謂戶部總貯除陌所餘及闕官之俸耳　元和十五年詔比緣用兵歲久國用多闕不可更加賦稅自今已後應內外支用錢宜於兩稅鹽酒茶稅及職掌人課料等錢並每貫除舊墊陌外量抽五十文委本道本司標數收計並付度支待國用稍充卽依舊制按此更抽五十文并舊除陌二十文以九十三爲陌矣　據貞元元和之詔則每貫公除二十錢久矣故舊志云京城用錢每

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貞元九年三月敕陌內欠錢
法當禁斷此謂除官制墊二十錢外而陌內復有欠詄
也新志不諳典故云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者捕之是謂民間但少二十非也通考亦承其誤冊府又載長慶元年十二月敕草賊未殄謂討王庭湊費
用滋廣諸道留使錢宜令長吏於諸色給用中每貫量
減二百文以資軍用事平之後即任仍舊二年四月詔
抽錢停止按此則官當以八十為陌又咸通八年判度支崔彥昭奏
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兩稅榷酒及昔支米價并二十
文除陌錢則終唐之世以除陌二十為常例也又咸通
五年延資庫使夏侯孜奏戶部積欠延資錢一百五十

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　請於諸道州府場院合納戶部取收八十文除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按此又以九十二爲陌又攷冊府五百一　長慶元年九月敕閒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　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其外內公私給用官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按除陌不一即唐志所云陌內欠錢也每貫除八十文又定於穆宗矣　至哀帝天祐二年敕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爲陌更有除折今後委河南府指揮市肆交易並須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

更有改移按其例不知起於何時明宗天成二年度支奏舊條每陌八十文市肆更用短陌漢隱帝乾祐初始使七十七陌錢通考三司使王章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志太平興國二年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爲陌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中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便至有以四十八錢爲百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爲陌古今貫陌長短之制如此然朱熹謂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商賈者有仟伯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其説較勝顏解

令民入粟邊

冊府元龜五百九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志如聞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宜之制以成儲畜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承優疑學究出身仍減三選聽集納粟一千石便授解褐官按宋明募商入中之法亦倣此也通考雍熙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淮江茶鹽宋史志並邊秦延環慶謂原保安鎮戎德順募人入中

芻粟以鹽償之初鹽鈔法之行積鹽於解池積錢於京師榷貨務積鈔於陜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顆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寛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買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皆密犯法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又變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没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儕流丐

又茶乾興以來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

按宋時茶鹽官自榷賣偶因軍興募人入中所入甚微而官課大虧通考咸平四年戶部侍郎陳恕議鹽不任賣而望商人入中糶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糶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景德中三司使丁

謂嘗計其得先以謂邊糴糧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明志則云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省費而邊儲充帝從之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焉正統

三年寧夏總兵官史昭以邊馬缺而延慶平涼多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今甘肅中鹽者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因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時竈戶貧困逋逃者多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放淇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有上納者淮浙長蘆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價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矣景泰初邊圉多故存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兼至數處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貿引於近地富人

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多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閹宦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勤竈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竈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官為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宏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

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遂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
儲日虛矣又茶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甯播州茶倉四
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
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甯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
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
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宏治中召商中
茶或以備賑或以貯邊嘉靖三十六年戶部以番藏方
匱請如宏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
備軍餉
三十而稅一也

聖議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如御史言則田畝之制定於武帝也然三十稅一爲文帝之政蓋本出文帝御史欲歸美於武帝耳通典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杜氏云自秦漢以降郎二百四十步爲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按唐志武德七年令亦如此梅文鼎作方田算法云相傳始於唐太宗并通典未之見也其陋如此冊府元龜四百七十六周顯德四年中書舍人竇儼上疏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魯之制也齊魯之制不知其所出按王制則言古畝大而今畝小鄭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古者未

知殷周孰指今則戰國也知王制非漢造明矣

宣帝時張敞亦理此議而蕭望之駮之明志納米振濟贖罪者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

景帝紀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漢舊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三國志崔琰傳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書一歲爲衛正一歲爲材官騎士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民就田里按鄉大夫職國中有七尺以及六十征之疏云七尺謂年二十知者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七尺同然則年二十三

為正卒之前已給徭役故此云已復為正也通典職官門

北齊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各給幹力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疋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冊府元龜五百六

天寶五載三月勅郡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一載破十萬丁已上每月戍錢二百八文有訛文每至月初當處徵納送縣來往數日功程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請用料錢加稅充用其應差丁充白直望請並停一免百姓艱辛二省國家丁壯新唐志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閏月督課錢百七十忙月二百歲役丁十萬　按此漢之更卒也

田租口賦鹽鐵

漢舊儀算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逋稅校云逋稅二字衍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以給車馬民田積芻藁以給經用備凶年山澤魚鹽市稅以給私用按田租賦泉大司農所儲口錢山澤之稅少府所掌文帝減賦錢一百二十爲四十成帝於百二十內減四十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晉志平吳之後限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官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頃各以五減至減至第九品

十頃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田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按衣食客即晉宋史所謂門生也富人子弟至納錢爲之名額遊濫何啻三人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戸至第九品十戸吳志注襄陽記曰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兒以白母母曰汝家失十戸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按即佃客也唐戸律諸占田過限者二十畝徒一年若於寬閒之處者不坐宋史志高宗初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謂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

使爲農以耕田之家羨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又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以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物平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丞相賈似道奏救楮之策莫切於買逾限田因歷詆異議者之非帝曰當一以行之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

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
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遣劉良貴薛應旂續
通鑑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
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陳訔趙與訔廖邦傑成
公等推賞有差邦傑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無
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
租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
常州江陰鎮江其一員凡
公田事悉以委之續通鑑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
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
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
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最為
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
為兵而宋祚訖矣

一畮三甽

呂覽辨土篇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

因隤其土以附苗根

辨土篇其稑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必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

用耦犂二牛三人

按此則古者牛耕亦以耦吳志孫權報陸遜曰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是二牛爲耦也齊民要術崔實政論曰趙過法三犂共一牛二人將之下種挽耬集韻耬種具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犂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

一人將種一人下種二人挽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絶如此

學耕種養苗狀

宋志太平興國中通考七年兩京諸路許民其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某人有耕牛即同三鄉老里胥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農師御稅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

以人輓犁

宋志淳化五年宋亳潁州牛疫帝慮耕種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蹋犁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陳堯叟等即其州以式製造給民紹興三年廷臣言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時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

商功分銖之事

九章術有商功篇以御功程積實玉海四十四王孝通上緝古表曰祖暅之綴術人稱精妙九章商功有平地役攻受袤之術至於上寬下狹前高後卑闕而不論臣於平地之餘續狄斜之法凡二十術

名曰常平倉

東觀記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後書劉般議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此古今情弊如一良法固在人耳通典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隋志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當社饑饉卽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唐志武德元年九月置社倉詔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尚書左丞戴胄上言請自王公已

下爰及庶眾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使取給太宗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尙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高宗以勞煩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挾分戶出粟遂爲科配之患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遂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冊府元龜五百二開元七年六月勑關內隴右河東河北五道及荊揚襄河南夔綿益彭蜀資漢劍茂等州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穆宗長慶四年

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受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句當苟爲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

開成元年八月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請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宜宗即位敕節文常平義倉斛斗已出百姓太和中又於常數外每畝配率一升稱防災諸州縣皆兩徵已困之人何堪重斂自今已後宜停徵太和中每畝率配之數宋志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乾德中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

其後以輸送煩勞景德三年於京東西河東北陝西江淮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戸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戸歲糴萬石戸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糴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毋過斗百錢後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爲勞績　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軍費久之積用數多而蓄藏無幾

矣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絶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老幼貧疾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常平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以二分取息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二千四百萬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爲之管掌一員京官爲之凡四十一人於是常平廣惠之法變而爲青苗矣諸路提舉官迎合王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

等戶給十五千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便廣廉又奏謂民皆歡呼感德　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仍隸提舉司諸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爲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領其法於川峽西路　元豐八年罷　元祐元年詔依舊常平倉法青苗錢更不俵散除舊欠二分之息紹聖元年復置義倉二年戶部尚書蔡京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爲制止收一分之息　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　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當縣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貧郭義倉則就近輸送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　淳熙中朱熹又言社倉之法於考其盈虧以議殿最

朝世所共知不著明志預備倉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賑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勞堪憲章類編宣德七年六月巡按湖廣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厚之意乞令府州縣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　憲章類編正統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據此則預備倉之名起於英宗非太祖也太祖時自名東西南北四倉耳　宏治三年限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

五千石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宏治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即復預備倉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仍倣常平法春振秋還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其後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萬歷中上州郡至二三千石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詔為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予家家譜載崇禎三年勅書皇帝勅諭都察院副都御史沈某下及提督一應稅糧邊糧屯糧預備倉糧務是預備倉名至明季猶存也

北假田官

馮參爲上河農都尉舊田官之長也

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

越絕書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凡十二歲一饑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鹽鐵論水旱篇太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飢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與計倪同）又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陰陽錯繆卽爲惡歲人生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

而復反范子之言尤爲名理後之言厄會者乃託諸荒遠無稽容齋三筆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今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福張世南游宦紀聞渡江後同州進士免解王湜作太乙時後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然自

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修五福太乙占書考驗行度亦爲精詳其間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考算至熙甯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之后羿寒

泥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所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宣禪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歷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中宮凡四十五年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爲又卻如此王湜跋時役備檢論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

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
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
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
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數七成康刑措得百六
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
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之際得百六之
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貞觀太平得百六之數
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禍應集之唐武德七年有貞觀之
治遂以爲禍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室而貞觀之
治何不復舉又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禪位於梁遂

以此爲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大六宫乃太平極治以至夏桀南巢商紂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以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考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又靈寶經之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也夫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愚謂陽九亢陽之終故其災爲旱百六羣陰之溢故其災爲水盈虛消息之理流行故饑荒水旱治世所

不能免若其治亂則在人而已術士乃欲據數以定之

毋乃類王莽之自解歟此段錯落太多

故俗之所貴至上下相反

韓非五蠹編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

也法趨上下相反也

浙江書局重刊

張景雲校

王拱辰校

王家賢校